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The Famous Classics

名



他们



以有限的岁月



改写着历史



改变着世界



名篇经典

海天出版社

名

名篇经典



责任编辑：李 桥

封面设计：晓 东

责任技编：王 颖

书 名：世界名人经典系列·名篇经典

编 者：宗 豪

出版发行者：海 天 出 版 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邮编 518026

印 刷 者：番禺市印刷厂印刷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72

字 数：1800 (千)

版 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1—10000 册

I S B N 7-80615-388-8/I·77

定 价：19.80 元

(全套共六册定价 118.80 元)

目 录

1	【古罗马】	凯撒	论惩处阴谋家
5	【意大利】	达芬奇	诗画比较
10	【英国】	托马斯·莫尔	关于职业
19	【法国】	蒙田	随笔三则
23	【英国】	培根	随笔二则
26	【美国】	富兰克林	致富之路
35	【英国】	休谟	谈谈悲剧
43	【法国】	卢梭	《漫步遐想录》之五
52	【德国】	康德	判断力批判
58	【美国】	杰斐逊	独立宣言
63	【法国】	摩莱里	自然法典(节选)
73	【英国】	拜伦	爱情是一场梦
75	【英国】	雪莱	诗辨
84	【德国】	海涅	论浪漫派
91	【法国】	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前言
103	【法国】	雨果	《克伦威尔》序言
115	【美国】	爱默森	悲剧性
122	【美国】	爱伦坡	创作哲学
131	【美国】	林肯	解放宣言
133	【德国】	恩格斯	论权威
137	【美国】	舒尔茨	自由与平等的权利
144	【日本】	福泽谕吉	教育四论
149	【美国】	詹姆士	实用主义(节选)
163	【德国】	尼采	权力意志

173	【奥地利】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散论
180	【俄国】	契诃夫	题材·凝想·杂记·片断
184	【印度】	泰戈尔	沉思
193	【德国】	韦伯	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
206	【法国】	罗曼·罗兰	青年与革命
212	【日本】	铃木大拙	禅的生命
218	【英国】	罗素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节选)
222	【德国】	恩·卡西尔	以人类文化为依据的人的定义
232	【瑞士】	荣格	现代人的心灵问题
254	【美国】	杰克·伦敦	论作家的人生哲学
259	【德国】	马丁·布伯	责任中的单独者
265	【奥地利】	茨威格	滑铁卢的一分钟
279	【西班牙】	毕加索	我不寻找,我见到
281	【法国】	古尔松	绘画与实在
290	【以色列】	果尔达·梅厄	道路的终点
297	【美国】	弗洛姆	爱是一门艺术吗?
302	【法国】	西蒙·波娃	第二性——女人
316	【日本】	中曾根康弘	文化与政治
318	【印尼】	苏哈托	人类之间的团结合作
321	【柬埔寨】	西哈努克	万隆的回忆
325	【前苏联】	戈尔巴乔夫	致读者
331	【保加利亚】	瓦西列夫	肉体和精神的结合
337	【美国】	托夫勒	二十一世纪的民主
365	【中国】	孙武	谋攻
367	【中国】	康有为	论变法
369	【中国】	孙中山	三民主义
376	【中国】	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
378	【中国】	陈独秀	《新青年》宣言

【古罗马】凯撒(前 102 ~ 前 44)

凯撒，古罗马军事统帅、政治家。本文节选自公元前 63 年他在元老院发表的演说。他主张以极端手段对待卡提利那集团，以免贻患未来。

论惩处阴谋家

各位元老：

凡对复杂问题进行慎重考虑的人都不宜怀有仇恨、激情、愤怒或怜悯，以免受其影响。如果视线被这类感情所阻挡，即不易识别正确的事物，此时，任何人都会不再顾及热切希望达到的目的与利益。在思想不受阻碍地活动时，它的推理是正确的；但激烈的情绪如果支配了思想，就会成为统辖思想的暴君，而使推理失去力量。

各位元老，我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不少国王和国家因受愤恨和同情的影响而采取不明智行动方向的例子；但我却愿讲述我们祖先的例证，他们抵制了感情的冲动，而以智慧和正确方针指导了行动。

在我们反对珀西斯王的马其顿战争中，在罗马人民支援下强大起来的罗得斯国，曾背信弃义而与我们敌对；在战争结束后考虑罗得斯人的行为时，我们的先人却没有惩罚他们，以免有人会说对他们作战是为了攫取他们的财富，而不是为了惩罚他们的背信弃义。同样地，在整个布匿战争中，尽管迦太基人在和平时期与

停战阶段都犯有许多非正义的罪行，我们的祖先却从未借机报复，他们考虑的是与自己相宜的、值得的事，而不是给予敌人以应得的惩处。

对于现在这些阴谋家，各位元老，我的意见是最严厉的酷刑也不足以惩罚他们的罪恶；然而人类的多数总是注意最后发生的事，以罪大恶极者的案件而言，如果惩罚过于严厉，人们就会忘掉他们的罪行，而只谈论对他们的处置。我也确信，像德西穆斯·西兰努斯这样英勇善断的人，是从对国家的热忱出发而提出建议的，他对这样重要的事情所持的见解不会出于偏袒或敌意；我知道这是他的品质和判断力。然而在我看来，我不愿说他的建议是残酷的（因为对那些人来说有什么惩罚能算是残酷的呢？），但不符合我们的方针。因为，西兰努斯，我敢说，必定是你的担心，要不就是他们的叛逆罪行，才使你这样一位当选而尚未就任的执政官提出了这种新的惩罚。没有担心的必要。因为我们的执政官才能出众，行动果敢，已命令如此众多的军队整装待命。至于惩罚，我们可以说，在困境和危难中，死亡是痛苦的解脱，而不是折磨；死亡可以结束一切人间苦恼；人死之后就无所谓愁苦，无所谓欢乐了。

但是，我以永生的众神的名义问你，西兰努斯，你为什么不带提出，先对他们施以鞭笞之后再予处死？是因为波尔久斯法禁止那样做吗？但是其它几种法律却禁止对已判刑的公民剥夺其生命，并允许他们流亡。或者是因为鞭笞是比处死更重的刑罚？可是对于犯有如此罪行的人，还有什么刑罚能算是太严厉或太苛刻的呢？如果鞭刑轻于死刑，那么，遵守法律意义不大，而你不尊重法律倒是得其要领的，这说得通吗？

但是，可能有人要问，对于这些叛国者判刑的严厉性，日后加以责备的将会是谁？我回答说，是时间，是事件的进程和命运，它们的变化支配着各个国家，它们将会提出责备。不论落在叛逆者

身上的是什么，都是他们应得的惩罚；但是，各位元老，应该认真考虑以什么刑罚来判处别人的是你们。所有导致了恶果的先例本都出于良好的用心；但当一个政府被无知或无原则者掌握时，施加于罪有应得的合适对象的任何一种新的严厉刑罚，都会被作为例子援用于那些罚不当罪的不合适的人身上。斯巴达人征服雅典人时，指派了三十人统治他们的国家。这三十人开始执政时对一些恶名昭著或众所痛恨的人，甚至不经审判一概处以死刑；人民庆祝这一行动，称颂他们的公正。可是后来他们那种不尊重法律的权力逐渐增大，他们发展到随心所欲，不分好歹地杀人，使全体人民陷入恐怖之中，从而使那被压服和奴役的国家为它轻率的高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样，在我们自己的记忆中，当胜利的叙拉命令把危害国家的达玛希普斯和其他犯有同样罪行的人处死时，谁不称道这一行动？大家欢呼那些结党营私、以煽动叛乱的行为损害国家的恶人之丧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个行动却成为一场惨重杀戮的开始。任何人觊觎别人的宅第或别墅、甚至金银餐具或服饰，就运用自己的势力把那人列入死囚名单。于是，那些把达玛希普斯被处死视为喜事的人自己也很快被人置于死地；屠杀迄未得到遏制，直至叙拉以财宝使其党徒感到满足方告结束。

当然，我并不担心在西塞罗治理下或这一时期会出现这类无节制现象，但在一个大国里会有各种不同性格的人。在其他某个阶段，换上另一个像现在这位执政官一样统率着一支大军的执政官，某种错误的指控就可能被信以为真；按照前面提到的先例，执政官可能向元老院的权力挑战，那时谁能制止其进程，或缓和其狂暴？

各位元老，我们祖先的品行和勇气是无所欠缺的；他们的自尊心也从未妨碍他们效法别国值得重视的做法。他们的盔甲和兵器是向撒姆尼人学来的；他们表示权力的标志多数取自伊特鲁里

亚人；总之，只要是对他们合适的，无论其来自盟友或敌人，他们都非常乐意采用过来，他们对别人的长处愿意仿效，而不是心存戒备。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也采用了希腊人的一种做法，以鞭笞惩罚公民，并对宣告有罪的人处以极刑。然而，当共和国强大起来，众多公民中内讧加剧时，人们开始将无辜者卷入定罪范围，并滥施刑罚；于是才提出了波尔久斯法和其他法律，允许已定罪的公民流亡。各位元老，我把我们祖先这种宽容大度视为我们不应采用任何新的严厉手段的有力理由。因为那些艰苦创业、建立了如此伟大的国家的人，同我们这些仅能把祖先光荣地创建的基业维持下来的人相比，肯定具有更大的优点和智慧。那么，你们会问，我的意见是不是说应该释放这些阴谋家，从而使卡提利那的军队得到扩充？决非如此，我的建议是他们的财产应当充公，他们本人应被监禁在足以承担其费用的城市中；从此任何人不得再向元老院提出这一案件，或就此向人民发表意见；并且现在即由元老院宣告任何人若作出与此相反的行动，就是反对共和国及公众的安全。

【意大利】达芬奇 (1452 - 1519)

达芬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代表作有《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本文节选自他的重要著作《达芬奇论绘画》。

诗 画 比 较

论绘画与诗:——在表现言词上,诗胜画;在表现事实上,画胜诗。事实与言词之间的关系,和画与诗之间的关系相同。由于事实归肉眼管辖,言词归耳朵管辖,因而这两种感官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同样存在于各自的对象之间,所以我断定画胜过诗。只因画家不晓得替自己的艺术辩护,以致长久以来没有辩护士。绘画无言,它如实地表现自己,它的结果是实在的;而诗的结果是言辞,并以言辞热烈地自我颂扬。

论绘画与诗的区别:——想象与实在之间的关系犹如影子和投射影子的物体之间的关系;同样的关系也存在于诗与绘画之间。诗用语言把事物陈列在想象之前,而绘画确实地把物象陈列在眼前,使眼睛把物象当成事实的物体接受下来。诗所提供的东西就缺少这种形似;诗和绘画不同,并不依靠视觉产生印象。

诗与画之比较:——想象的所见及不上肉眼所见的美妙,因为肉眼接收的是物体实在的外观或形象,通过感官而传给知觉。但想象除了依靠记忆,就无法越出知觉的范围,假使被想象的事物

无甚价值，那么记忆也会消逝和停止。诗在诗人心中或想象中产生，仅仅因为他和画家都表现同样的事物就想和画家分庭抗礼，但实际上他们是望尘莫及的，正如前面指出过的一样。因此，可以说，在表现方面，绘画与诗的关系正和物体与物体的影子的关系相似。差别甚至还要大些，因为影子能够通过肉眼为人所见，而想象的形象却不能用眼见到，只在黑暗的心目中产生。在黑暗的心目中想象一盏灯火，与用眼睛在黑暗之外的的确确看到灯火，两者相差多么悬殊！

画家同诗人争辩：——恋人呵，有哪一位诗人能用语言将你心爱的人表现得像画家作的画像一般惟妙惟肖呢？谁能比画家更真实地将那体现了往日的欢乐的河川、树林、山谷与原野显示给你呢？

如果你说，绘画如果没有人讲解它的内容，就是一篇哑诗，那么你没见你的诗比这还要糟吗？因为纵使有人讲解诗，诗中内容却无一可见，不若讲解图画的人能够谈到可以目击的形象了。画所表现的人物神情只要和他们内心活动相适应，它就能被人理解，与能说话毫无二致。

被称为灵魂之窗的眼睛，乃是心灵的要道，心灵依靠它才得以最广泛最宏伟地考察大自然的无穷作品，耳朵则居次位，它依靠收听肉眼目击的事物才获得自己的身价。你们史学家、诗人或数学家，假若不曾亲眼目睹某事物，那就很难用文字记述它们。诗人呵，如果你用笔来描写一个故事场面，那么画家用画笔绘画就更容易使人满意，让人看起来也不那么费事。

如果你称绘画为哑巴诗，那么诗也可以叫做瞎子画。试想，哪一种创伤更重，是瞎眼还是哑巴？

绘画包罗自然的一切形态在内，而你们诗人除事物的名称以外一无所有，而名称不及形状普遍。假如你们拥有表现的结果，我们则拥有结果的表现。就举一个例子看吧，一位诗人给一位恋人

叙述他情妇的美,再让画家来表现她,你就会看出情人在判断的时候,天性引他偏向哪一边。

由于我们的艺术,我们可被称为上帝的儿孙。如果诗包容伦理哲学,绘画则研究自然哲学。假使诗歌描写精神活动,绘画则研究反映在人体动态上的精神活动。倘若诗以地狱的虚构使人惊恐,画的描绘也不在其下。假使诗人和画家较量,描写美人、丑物或是狰狞可怖的妖怪,让画家按自己方式工作,随心所欲地变化形象,画家一定会更使人满意。我们难道没见过一些极其肖似实物的画,使人和动物一齐上当吗?

诗人与画家争辩,以及诗画之区别:——诗人说他的科学包含发明和度量,即题材的发明和诗韵的斟酌,这是诗学的基础,然后以别种科学加以装饰。画家对此作如下回答:绘画科学同样要求发明和度量,画的主体需要发明,画的物体也须加以度量方才不致比例失调。但绘画并不能纳入这三门科学中,恰巧相反,这些科学大部受绘画影响。例如,天文学不能缺少透视,透视正是绘画的一个基本要素(当然,我指的是数学的天文学,不是荒谬的占星术——但愿那些以此欺骗愚人为生的人鉴谅)。

诗人说,他能用文句美妙的诗描写一件事象征别一件事。画家回答他也能,并且在这一方面他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绘画里包括的题材比文词所能包容的题材远为丰富,因为画家能够创造无数由于没有合适的字眼而无法用文字命名的事物。你不见画家若要表现动物,地狱的妖魔,他心中能够想出多少发明吗?

绘画能将艺术家的意图立刻展示给你,并且一如自然创造的任何事物一样,给予最高贵的感官以同等的快感。诗人利用了较为低级的听觉,传述同一件事,给耳朵的快感并不比听一篇普通介绍更多。

诗画之区别:——“画是哑巴诗,诗是盲人画”。二者都各尽己

能模仿自然，都能用来阐明各种道德风习，像阿培勒画《诽谤》时所作的那样。

绘画替最高贵的感官——眼睛服务。从绘画中产生了谐调的比例，犹如各个声部齐唱，可以产生和谐的比例，使听觉大为愉快，使听众如醉如痴；但画中天使般脸庞的协调之美，效果却更为巨大，因为这样的匀称产生了一种和谐，同时间射进眼帘，如同音乐入耳一般迅速。

诗就及不上它们美妙。它在表现十全的美时，不得不把构成整个画面谐调的各部分分别叙述，其结果就如同听音乐时在不同时刻分听不同声部，毫无和声可言；也正如脸部一次只露出一点，看过的便遮没，由于眼睛不能同时将视野中的各部分一齐摄入，我们的健忘使我们不能形成谐调的比例印象。诗人在表现任何美丽的事物时就是这样，不同部分在不同时间分别叙述，以致记忆中感受不到任何谐调。

画家是所有人 and 万物的主人：——假如画家想见到能使他迷恋的美人，他有能力创造他们。假如他想看骇人的怪物，滑稽可笑的东西，或者动人怜悯之心的事物，他是他们的主宰与创造主。假如他愿意创造荒无人烟的地区，炎热气候中的浓荫之地或寒冷天气中的温暖场所，他也全能办到。要山谷，他可创造山谷；要从高山之巅俯览大平原或瞭望海的水平线，他是主人；若想从深谷仰望高山或从高山俯视溪谷和海滨，他也是主人。事实上，由于本质、由于实在、由于想象力而存在于宇宙间的一切，画家都可先存之于心中，然后表之于手。他并且把它们表现得如此卓越，可以让人在一瞥间同时见到一幅和谐匀称的景象，如同自然本身一般。

画与诗之异同：——绘画通过视觉将它的主题立刻传达给你，它所借助的器官也就是将自然物传之于心的同一个器官。在此同时，构成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匀称使感官愉快。诗则借助较逊色的感官传达同样的主题，然后将事物的形态传与心灵，较之

物和心之间的真正媒介——眼睛的作用模糊得多，迟钝得多。肉眼能将所见物体的表面和外形最准确地传于心灵，从这些形状之中诞生了以甘美的谐调愉悦感官的和谐比例，如同合乎比例的和声给予听觉快感一样。但音乐的和声比视觉的和谐低级，因为它旋生旋灭，来也快去也速。视觉则不然，假如你将优美匀称的部分组成的人体美展示眼前，这些美不像音乐一样短促，不像它那样迅速消亡，正相反，画具有很大的永久性，可让你从从容容地欣赏、揣摩，无须像音乐一般不断再生，一遍遍地演奏。也不使人腻烦。不，它令你生爱，使你所有感官和眼睛同样渴望占有它，仿佛一切感官群起与眼睛竞争：嘴巴像要把它整个吞下，耳朵喜听人谈论它的美，触觉似乎要把它从毛孔吸收进去，鼻子则不断呼吸它散发的气息。

天生丽质的美，将随年月的消逝而迅即磨灭，除非有画家把它画下，方可保存永久。当眼睛见到画上的美时，将和看到真美同等愉快。如果将这美貌妇人的画像的和谐美，出示给她的爱人，毫无疑问，他定会如痴般地欣赏，快乐无比。因为视觉比其他感官优越。

【英国】托马斯·莫尔 (1478 - 1535)

托马斯·莫尔,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作品有《乌托邦》,提出劳动教育的主张。

关于职业

乌托邦人不分男女都以务农为业。他们无不从小学农,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到城市附近农庄上作实习旅行,有如文娱活动。他们在农庄上不只是旁观者,而是每当有体力劳动的机会,便从事实际操作。

每人除我所说的都要务农外,还得自己各学一项专门手艺。这一般是毛织、麻纺、圪工、冶炼或木作。除此而外,部分人从事的其它职业是不值得提及的。至于服装,全岛几百年来是同一式样,只是男女有别,已婚未婚有别。这种衣服令人看了感到愉快,方便行动,而且寒暑咸宜。哦,每户都是做自己的衣服呢!

除了裁制衣服而外,其它的手艺都是每人学一种,男的如此,女的也是如此。妇女体力较弱,因而做轻易的工作,一般是毛织和麻纺。男人担任其余较繁重的活计。子承父业是一般的情况,因为多数人有这种自然倾向。但如任何人对家传以外的其他行业感到对他有吸引力,他可以寄养到操他所喜欢的那种行业的人家。他的父亲,乃至地方当局,都关心替他找一个庄严可敬的户主。此外,如某人精通一艺后,想另学一艺,可得到同样的批准。他学得两门手艺后,可以任操一艺,除非本城市对其中之一有更大的需

要。

摄护格郎特的主要的和几乎唯一的职掌是务求做到没有一个闲人,大家都辛勤地干他们的本行,但又不至于从清早到深夜工作不停,累得如牛马一般。那样倒霉是比奴隶的处境还不幸了,然而除乌托邦人外,劳动人民的生活几乎到处如此。乌托邦人把一昼夜均分为 24 小时,只安排六小时劳动。午前劳动三小时,然后是进午餐。午后休息二小时,又是继以三小时工作,然后停工进晚餐。他们从正午算起是第一小时,第八小时左右就寝,睡眠时间占八小时。

工作、睡眠及用餐时间当中的空隙,由每人自己掌握使用,不是浪费在欢宴和游荡上,而是按各人爱好搞些业余活动。这样的空闲一般是用于学术探讨。他们照例每天在黎明前举行公共演讲。只有经特别挑选去做学问的人方必须出席。然而大部分各界人士,无分男女,成群结队来听讲,按各人性之所近,有听这一种的,也有听那一种的。但如任何人宁可把这个时间花在自己的手艺上,则听其自便。许多人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的水平不够达到用脑的较高深的学科。他们搞自己的手艺实际上还受到表扬,因为对国家有益。

晚餐后有一小时文娱,夏季在花园中,冬季在进餐的厅馆内,或是演奏音乐,或是彼此谈心消遣。骰子以及类乎此的荒唐有害的游戏,乌托邦是从不知道的。可是他们间通行两种游戏,颇类下棋。一种是斗数,一个数目捉吃另一个数目。另一个游戏是罪恶摆好架势向道德进攻,于此首先很巧妙地显示出罪恶与罪恶之间彼此倾轧而又一致反抗道德,然后是什么样的罪恶反抗什么样的道德,用什么样的兵力公开袭击道德,用什么样的策略迂回向道德进军,而道德又是采取什么样的防护以阻止罪恶的猖獗得势,用什么样的计谋挫败罪恶的花招,直到最后,其中一方通过什么样途径取得胜利。

可是,为了避免误会,这儿有一点你必须更深入地加以考察。既然他们只工作六小时,你可能认为其后果是必需品会有些是不足的,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对于生活上的必需或便利所万不可少的全部供应,这六小时不但够用,而且绰有余裕。这种现象你会理解,假使你考虑到在别的国家只吃饭而不干活的人在全人口中占多么大的一个比例:首先是几乎所有的妇女,她们是全民的半数,或是妇女有事干的地方,男子又通常睡懒觉。而且,那伙僧侣以及所谓的宗教信徒又是多么队伍庞大,多么游手好闲呀!和他们加在一起的还有全部富人,特别是叫做绅士与贵族的地主老爷。再算上他们的仆从,我指那些干不出一件好事的仗势凌人的全部下流东西。末了,包括在内的又有身强力壮的乞丐,他们借口有病,专吃闲饭。这样,你就一定发现,创造人们全部日用必需品的劳动者,远比你所想象的人数要少。

现在可以估计一下,在劳动者当中从事必要的手艺的人又是多么少得可怜。因为,在以金钱衡量一切的社会中,人们不得不操许多毫无实用的多余的行业,徒然为奢侈荒淫的生活提供享受。倘使现在干活的这一大群人分配到为满足生活的少数自然需要与便利的少数行业中去,商品就必然大为增加,价格就会跌落到使制造工人无法靠作工维持生活的地步。可是又倘使目前全部不务正业的人以及全部懒汉(他们每个人所消耗的别人劳动的成果就等于两个工人所消耗的)都被分派去劳动,做有益的工作,那么,你不难看出,只需要多么少的工作时间便足够有余地生产出生活上需要与便利(甚至享乐,只要是真正自然的享乐)所必不可少的一切。

乌托邦的经验证明了上述的后一种情况。那儿,每一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中凡年龄体力适合于劳动的男女都要参加劳动,准予豁免的不超过五百人。其中各位摄护格朗特虽依法免除劳动,可是不肯利用这个特权,而是以身作则,更乐意地带动别人劳动。有些